

# 在多伦多感受多元世界

雷源



作者近影

一年前，我初到加拿大多伦多。看到蓝天白云下满地绿意，闹市中肤色不同的行人来往穿梭，市郊的街道永远空旷，我感到很新奇，同时也有几丝紧张。

待到安顿下来，漫步于多伦多的大街小巷，细细打量这座城市，发现多伦多不仅有其固有的北美文化，更有很多植根于城市中的异国风情。唐人街、小意大利、希腊城、韩国村等等族裔社区，混合着本地的北美风格，如同调色盘一般调和出了多伦多的多元色彩。

多伦多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汇集于此。有的为了生活，有的为了教育，有的为了游历，持续地为这座城市带来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新来者努力融入本地文化；另一方面，当地人对各种外来文化有很高的包容度。身处这种环境，我也有机会通过不同的活动认识了来自山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人。

我惊讶于那里的人对异域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探究的热情。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活动。一群老外在一个购物商城的美食广场，围着一本介绍北京古城的书，饶有兴致地讨论关于北京古城墙的方位历史，甚至是惊悚的传说，让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都听得一愣一愣，时不时还秀几句中文，蹦出几个汉语词组让我纠正发音。

之后陆陆续续参加了更多不同的聚会和活动，慢慢认识了不同背景的人，有来自日本的酒店服务员，来自波兰的德语教师，来自墨西哥的社会学研究助理，来自埃及的数学博士，来自叙利亚的软件工程师，从海外基地归来的加拿大老兵……如果说我以前对世界的了解是一个扁平的切面，那么与他们的交流则让我对世界的感知逐渐生动和立体起来。随着参加的活动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些同样来自异国的人往往在交谈中能有更多共鸣，虽然我们彼此之间的文化背景迥异，但对世界的探索欲和对城市的新鲜感总是很容易让彼此打开话匣子。

同样是在这座城市，很多时候离别总是匆匆。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韩国男生，服完兵役从大学请了半年假来这里的语言学校学英语。半年期满，不知不觉已经对

多伦多产生了感情，想要转学至此然而未果，在父母催促下，他只能依依不舍地回国，归国前与我以及另一个厄瓜多尔朋友丹尼洛吃了告别饭。此时一别，今后殊难相见，大家虽然还是嬉皮笑脸，但心里不免难过。饭后丹尼洛向我感慨：“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突然不太喜欢那些聚会，因为往往你见到同一个人三四次开始熟悉，然后毫无征兆地这个人就回国或移居，从这个聚会彻底消失了，之后满场几乎都是陌生的面孔。”不过还好，丹尼洛没有与那些人一样消失，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现在还成了室友。

丹尼洛跟我说，3年多前，因为厄瓜多尔跨境转账征税很高，他就贴身揣着4万加元上了飞机，开始了自己的“加拿大梦”。回首这3年多时间，好像过了30年一样，因为发现自己真的做了很多的事，足迹也从滑铁卢、伯灵顿终于延伸到了多伦多，每一步都不容易，但很难忘。我也有同样感觉。来加一年，新鲜感和不适感夹杂的生活总是提供给我很多素材，而层层累叠的细节仿佛拉伸了时光的刻度，让一年前的时光看似遥远却又有迹可循。不知不觉中，异乡做客的不适悄然转变成了潜移默化了的习惯，初来乍到的新奇也已置换成了蓦然回首的感悟。而曾经时隐时现的彷徨、纠结和担忧，也在时光的流动里被自然而然地消解。

我仍然记得大半年前在一所教堂里面的英语角，那天的话题是自己在生活中的忧虑。轮到这时，我说最担心的是不能融入这个城市，语言可以慢慢学，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这里，我不确定会在这里呆多久，但我不想离开时仍然像长期旅居的游客。活动结束后互相道别时，一个西班牙的老奶奶特意过来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轻声细语地说：“别担心，你会很快融入这里的。你看看这里的所有人，你是最年轻的。给自己再多一两年时间，上帝会保佑你的。”我有点愣住了，我之前从来没意识到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有很多可能性应该尝试，而不适和担忧只是这个过程本来就该有的刺痛。

我记得当我推开门，冬天的多伦多昼短夜长，下午6点多早已是灯火通明。那里与唐人街相距不远，英文的路牌下标注着略显生硬的繁体中文翻译。往来穿梭的行人间不乏东方面孔。一簇簇的人群从各个方向在街角汇集，然后随着红绿灯的转换沿十字路口迅速散开，场景周而复始走马灯般变换。关于这段异国之旅，曾经在内心计算过无数次得失，那一刻心里却一下子释然。

不知道多少代人从世界各个角落，聚集在这个易洛魁语里“水里有树的地方”。然后，有人来去匆匆，有人扎营驻足，有人则落地生根。

没人能预知人生的旅途。但一路兜兜转转走到这个叫做多伦多的街角，环顾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从未如此珍惜过这仿佛能容纳大千世界的惊鸿一瞥。

(作者就读于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

# 一见如故墨尔本

王昕怡

有人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墨尔本。”对此，我深信不疑。艺术家、金融人士、学生、运动爱好者、各类移民在这个包容的城市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角。而我，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墨尔本又是什么呢？

墨尔本最吸引我的，是对于多年后不知身在何处的无限可能；是一种被放到任何国家、完全陌生的地方都能生存下去的能力；是追求简单梦想的平淡心态；是学会自己一个人解决所有事情的强大内心。

可能是大学在上海呆了4年的缘故，来到墨尔本之后，我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不适应，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初到墨尔本时，我住在西区，那里地广人稀，天黑之后就变得十分安静，鲜少在路边看到行人。后来在综合考虑上学的距离、交通、购物、去图书馆、室友室友等众多因素后，我搬来了中心城区。和大西区的“安静”截然不同，中央商务区每天给人的感觉就是热闹和便捷。

行走在墨尔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操持着各类乐器演奏着各色音乐的街头艺人。每当夜幕降临，雅拉河边总是聚集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一边欣赏着夜色，一边细细品尝着葡萄酒或咖啡。澳洲人的生活理念和他们的咖啡文化一样：慢慢品、好好活。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在听完澳洲华语辩论赛后，在回来的途中，看到一位穿着光鲜得体的孕妇和她的丈夫、两个孩子坐在长凳上喝着咖啡，我不禁感慨当地人生活的惬意和



作者近影

喝着洋酒，看着美剧，出门买奢侈品，考试随便写写就可以通过。其实，真正的留学生活是每个学期都在为听讲座、考试、写论文等不同形式的任务“折磨”着。有别于国内大学

的严进宽出，国外的应试宝典就是“成功应对各国口音的能力，给力的自学能力和强大的人品运势”。

除了学习之外，留学生涯从方方面面改变了我。喜静不喜动的我，竟然在墨尔本这个运动之城养成了每天去健身房的好习惯。不比国内——外卖上门、门口饭店、回家就能吃到家常菜，很多留学生都过着“老干妈配一切、蛋炒饭炒一生”的日子。从来没进过厨房的我，如今却是天天对着各种食谱研究怎么搭配食物才是省钱省时又营养。此时，我也会常常想家，想疼我爱我的父母。

有人说，别的国家看得越多，就越会热爱自己的祖国。我最尊敬的吴玉章老先生的一首诗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回旋：“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于是，我豪情满怀，生活再苦、学习再累也甘之若饴了。毛泽东主席有诗云：“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我始终坚信：彩虹总在风雨后！只要坚持，勤于耕耘，必有收获。

当然，如果你来到墨尔本，没有体验过丰富多彩的生活，没有做过独一无二的事情，可就亏了。在这里，有精彩纷呈的澳洲网球公开赛，有激情刺激的F1方程式，有专属于墨尔本的赛马节，还有一年一度的墨尔本白夜节等。这些特色贴士，每年都会纷纷扬扬飞入我的生活，也让我的留学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

(作者就读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本文为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教育组举办的“我是留学生，这是我的故事”征文作品。)

# 筑梦！在思辨的纽约

包可人

踏入社会以前，我们的人生都是以教育系统为标准分段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同学陆陆续续地出国，在国内大多数家长的眼里，出国留学好像是一件非常“长脸”的事情。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思考，国内不缺好学校，也不乏好老师，为什么要出国呢？大五(建筑学本科为5年制)面临保研同济和申请出国，家人和自己都认真地进行了一番分析，最后决定还是出国。当时对于各个学校的特色并不非常了解，也是跟着大众的标准选择建筑评价好的学校。

“那是有钱人都能去的学校”“他们的建筑系招生标准很低”“哥伦比亚大学出来的建筑研究生在很多公司口碑都不好”……在国内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评价，以至于都不记得是否有人曾经说过这个研究生项目的好。在很多国人眼里，一个项目的好坏还和里面的中国学生人数比例有关，很难说这种对国人鄙夷的态度从何而来。开学自我介绍时，有同学数过，总人数106，中国人63，在美国这样的学校里，这样的比例应该是让外国人对于中国感到惶恐的。我们的研究生项目大多外国同学已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回到学校都是他们对自己人生认真思考后的决定，而对于选择哥伦比亚大学也大多不是考虑学校的名声，与他们相比，在原来的同学中，有些志向和追求的我倒显得迷茫，不知所措。

第一个学期刚刚结束，仅仅两个月的学习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也让我对项目有了全新的认识。全部课程都是相辅相成的，学校位于纽约曼哈顿，一切都在日新月异变化着，我们所接触学习的都是最新的思想。专业老师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就像一个人多多少少能在纽约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在这个项目里，每个人都有机会选到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被当作学生对待，而是建筑师，学术的氛围是活跃的、开放的、思辨的。

与国内教育不同，我们有大量阅读任务。事实上，根据之前来美国交流学习经验，各种历史、理论著作的阅读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是必不可缺的，学校的图书馆一人一学期可最多借出999本书。我们研究生项目的课程其实都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基础之上的，所以，我基本上每天的时间都花在阅读和思考上，丰富的资源让人不想浪费一分一秒。向这些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脑学习，与他们对话让人每天都生活在精神充实的愉悦中。

以设计课为例，老师们会尽量不以自己的喜好来对我们的想法和设计做出定性的评价，这便是我所体验到的学术自由，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自主地为自己选择了项目的限制以及背景。在之前的学习中，我所做的更多是去理解，而非消化，我获得了很好地理解别人观点的



作者近影

能力，但并不能很好地同化、异化。这两个月给我带来更多的的是消化的能力，我开始思考这些信息给我带来的作用，将其解剖，与其他已知的信息联系。慢慢地，我感受到自己认知网络开始形成。我开始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建筑问题，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理论。

纽约——“全世界的中心”，即使你不这样认为，也能清晰地从60%的路人身上感受到对这种说法的认同，人们常说你多少能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这是真的。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不同的事情，对于一个学建筑的学生来说，纽约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城市，你每天都在获得新的信息，学到新的东西。

我所选的一节选修课，老师带我们在纽约的大街上飞奔，从一栋建筑到另一栋，告诉我们这就是成为纽约人的第一步：飞速走路。一切都像快进了一样，这样的环境下，人和人的交往也相对变得直接。很多人告诉我，纽约让他变得浮躁了许多，太多机会、太多可能、太快的变化。走得太快也许真的容易忘记当初为何出发。这段时间对纽约的体验，让我觉得保持前进速度的同时守住沉稳是最重要的事。这座铁打的城市里，和我在纽约见到的许多人一样，我们都流着汗，用执著的精神追索实现梦想的机会。

(作者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 留学星岛 不忘初心

李田军



作者与母亲在新加坡留影

犹记机场别离时，我还是稚气未退的高中生，获得了赴新加坡高中交流学习的机会，即将踏上飞往异国的航班。蓦然回首，我看到了在国际出发通道门外眼眶湿润的妈妈和不停挥手的爸爸，鼻子一酸，却小心翼翼地掩饰着心中的五味杂陈，和同学们一道登上了赴新的航班。转眼间，云海茫茫，温暖的家已在千里之外。

来到新加坡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洗衣难”问题。偌大的男生宿舍里竟连一台洗衣机也没有，全靠手洗。晒衣服也难，经常晒了一天的衣服上还有发潮的感觉，穿上别提多别扭了。开学以后，更艰巨的挑战纷至沓来，其中最大的就是语言问题。明明上课听懂了，做练习题时却一窍不通，一年十几万的学费就像被扔到了大海里。更难克服的是思乡情切，每次放假见面时，妈妈都劝我：“要不咱们别再去新加坡了？”

好在我的适应能力较强，渐渐的，我已经可以跟上新加坡高中的全英文授课。虽然这里华人很多，但教育部规定：除母语课外，其他学科只能以英文授课。还记得商业管理课老师，正是因为照顾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使用了华语授课，很快就被学校辞退了。在全英文环境的浸泡中，我的语言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逐渐领略到了学习英文的乐趣。

回国以后，妈妈对我说：“反正交换期也结束了，你就留在国内继续学业吧。”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妈妈的建议，因为我已经在新加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生活能力提高了，学习也变好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当一个不打败仗的男子汉。

再次赴新是在次年。带着中国新年欢乐的余温，我再次踏上了星岛的土地。这一次，我已经懂得如何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友好相处，托福和数学测验的成绩也得到了提高。但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是有科目没能及格。那时，父亲总是对我讲：“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虽然我深知这些道理，但也深知自己的学业成绩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我的梦想是去美国攻读本科以及法律博士学位，不理想的成绩让我常常懊恼，悔恨。

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视频：与其争论现在的中国是否发达，不如如人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来建设它。这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应该每天嚷

嚷要去美国深造或者振兴家族，光宗耀祖。理想再绚烂，如若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一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眼高手低之人在中国并不匮乏，如果我真立志成为栋梁之材，就当先过10年只问耕耘的生活，即使拿到了法律博士学位，人生也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树立新理念之后，我重新观察了新加坡学校能给我带来的优势：我可以通过丰富的体育活动培养乒乓球特长；通过预约老师的办公时间和他们进行会面，请他们为我答疑；安静的生活区则有助于我惬意的休息——如何在生活和学习之间实现平衡，是我此前一直忽略的。我更注意锻炼身体，享受新加坡的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终于，刚开学我就以英语全班第一的成绩被分到了高起点班，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两年来的不懈坚持。

现在的我，已经适应了新加坡的学习生活，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人走得远了，就会忘记初心。新加坡只是我的“中途岛”，我的目标是拿下美国法律博士学位，终极目标则是做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人。回到现实中来，我深知“积跬步而至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海”的道理，明白自己现在必须努力拼搏，扎扎实实打牢基础。

(作者就读于新加坡临山国际学院)



作者近影